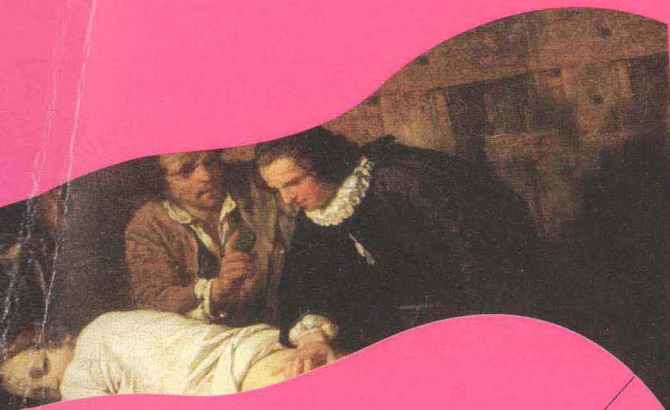


彩图增订本



好色的哈姆雷特

小白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彩图增订本



好色的哈姆雷特

小白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色的哈姆雷特 / 小白著.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27-6199-9

I. ①好... II. ①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081279号

好色的哈姆雷特

小白 著

责任编辑 / 冯涛 黄昱宁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219,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978-7-5327-6199-9 / I · 3681

定价: 4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4511411

序一

风月之余说小白

谁说小白只写风月？他外文功底好，对域外书情了解得及时而全面，加上笔头功夫了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书评家、写作者。

这儿有个例子。小白写的《好色的哈姆雷特》一文发表时，我这个所谓学院派中人刚刚收到此文所本的 *Filthy Shakespeare* 一书，比他落后了相当时日；而当时我正给学生精讲《哈姆雷特》，为帮助他们见识丹麦王子的多个棱角，了解当年伦敦观众的趣味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多用双关语迎合这种趣味等等，专门推荐过此文。后来，不知哪位还把此文贴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 BBS，受众因此更多。“色”只是此文的引子，更有价值的是文章包容的历史文化信息、语词之嬗变以及解开莎士比亚语言谜团的钥匙。诸如 *nothing, resolution, country*，这类人们耳熟能详的英文词，究竟与什么“所指”形成双关，文中都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于“王子嘴里的那个‘迷人的东西’ (metal more attractive)”，小白动用了诸如《牛津大词典》和《汤姆·琼斯》小说原文等素材资源，发掘小词汇里的大学问，于轻松谈笑间化解了严肃的学术命题。关于本文的意旨，小白本人有相当到位的概括：

“莎士比亚作为一名才华横溢兼具号召力的编剧，当然要投观众所好，以虽淫但隐的词句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然而，读者不要以为这位天才剧作家只是在玩弄低级趣味的文字游戏。莎剧的语言绝不像当时一般戏剧语言大多只具叙事功能那么简单（中世纪以前的戏剧或者更像说书艺人的表演），它本身是具体的、与角色密切相关的，即便是那些所谓‘咸湿’双关语，同样揭示剧中人的深层心理感受。”

当然，如果小白同时能把学院派人对这本书的贬评（国外有人建议书名改作 *Filthy Pauline* ——女作者之名）介绍得更详尽些，可能对师生写论文更有帮助。不过这样一来，机趣、神态全无，对一般读者就再没多少可读性可言了。还是古人说得对，“天籁自成天趣足”！作者在生发这些“天趣”的过程中，致力于在“表象”、“迹象”中寻找历史的细节，把历史还原到基本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环境中，是颇为独特的探索。事实上，在这部以“好色的哈姆雷特”为标题的文集里，其他谈书论艺的文章也自成体系，不乏“天趣”，多以世人所谓的“情色”或“性文化”为突破口，然究其实质，却瞄准了艺术史的某些核心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化碎片。说是以男女之事的瓶子装文化之酒，也不为过。

我想我应该是见过小白的，那是在某次某报邀约的饭局上，好像我们还坐同桌。只是离得远，未得详谈的机会。他也不多说话，有点 *stand-offish*，我想也许他像读书一样地在读人吧——尤其是喜欢高谈阔论的一帮腐儒，当然，区区也是其中之一。

陆谷孙 二〇〇八年夏

序二

异数小白

每个人都是性的灾民。

这个宿命是《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定的。人类的第一身行头出自原罪。那片无花果叶子中信息无限。由此，人类的性文明史开始了。

生物之性的本源与道德无涉。简约说，基因需要最大限度地复制自己，实现世代的承续，也实现生物的进化，因此发生繁复性的现象。那些聪明或自尊到懒得出招的个体逐次灭绝。上帝出手阔绰，他营造生物，精子卵子的冗余值极高，不怕谁想不开。

披戴原罪的人类，在上帝的引力场中总在做点不合他心意的事情。上帝说过了，现在轮到人自己来说。在性，呈现令人头昏眼花的状态。人这活物，构成人的组件我们知道了，但人的心思和边界我们不大知道。那块貌似盐碱地的地头，长出多少奇花异果。人心不古是定数。往年前卫的先锋的各种花招照例被后世一一追认，归于平淡无奇。人在性的功课上最多地食言而肥，绿肥红瘦。文化了，人体的每一寸都是战场。前日的惨痛成为今天的狂欢和明日的漠然。人对自己的性的发现和对世界的发现是同步的。对性的好奇是人的基础的好奇，性的原创力是人基本的原创力。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

繁衍人类，滋养人类文明。

纵观历史，每每于时代之转折处，情色文化扮演要紧角色。在许多年代里，它们充当解构权威、反对宗教压制的先锋。比如薄伽丘的名作《十日谈》，貌似趣味粗俗的故事，却无一不正击教会权威的软肋，开启反禁欲、反宗教的文艺复兴思潮。回看小白的作品，也多包含着这样的春秋笔法，如《黄段子和小册子》，即呈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革命党结合民众在性话语阵地上同贵族的角力。

及至现当代，性作为一种表征与权力的关系更为错综。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西方反战运动，婴儿潮一代的政治理念，都包含着“性”的因子。联系到学界，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性文化的种种表现，大到口号宣言，小到广告服饰都包含着心理的投射。小白所写的《带画刷的男爵夫人》和《吉吉的身体》由日常细节入手，折射出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艺术的权力关系，趣味和说服力都胜出普通的理论分析。

无须讳言，在历史的演进中，情色文学和性学研究作品中，沉湎于表面信息，乃至迷恋把玩形式者也确有不少。然小白不同，他浏览过大量的西方性学资料，但他不是猎奇的收藏家，不在乎资料的材质与升值。他将看过的资料打碎，洗牌，从中发现问题。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康康舞、咖啡广告和太阳马戏，其治学逻辑颇似那位钱姓学者。

时至今日，性的研究成为显学。飘落在历史中的文本被搜罗、展示、拼接。人类犹如正视地球的由来一样，正视自己的由来、由去。各种问卷、报告之外，专著风行。人和他们的生活、行为，成为学术研究的正当标本。

有人问，这些学问有什么用。我端庄地说：在被物质和环境异化的人生，性是解毒剂。我们受困和受惠于性已久，理解这些文化就理解自然之心，至少理解人类生育的冲动，有利于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而小白在做的，是人类学的金色背书。

小白是异数，也可称作文化尤物或精灵。当他维纳斯一样在被陆灏盘踞的《万象》浮出水面，引动众人惊艳，明问暗问“小白是谁”。陆灏口紧，憨憨一笑，只告诉是大陆的作者。小白深居简出，没见他接受采访开坛讲演。买过恁多欧美日性学著作的人们等了那么多年，等待中国本土对性文化有感悟力的人，能贯通西洋景的人，现在终于有了。在他，写作而已，小白厌烦“性学学者”之称，我在BBS名之为“sex文化侍者”。

一个从不出国的人，在互联网时代竟能占有极多的资料。小白有资料癖，买书买到季风书店与外国的亚马逊书店。他的文章中出现多种文字，他爱逛网上的外国大学数据室。说他是浏览西方性学资料最多的人，应无大错。例如，我见过一些毕加索的色情画，在同辈中算是眼界辽阔的吧，但小白发我欣赏的毕加索无论数量还是图质均高高在上。他能在画中读出细节的低语，读出风尚的演变和传承，读出道具不同而欲望如一。小小一篇文章，其中征用细节无数，细节自己会说话。这令小白在这一端没有对手也没同道。诸公再有兴奋，再有才，无望齐看，安能齐名？

我们看到的小白文章，都经他的一改再改。

要是我们将与性有关的都归在上帝名下，错是不错的，但上帝一说，人就没了说了，被忽略了。小白坚持去找的是人说了什么，他们深重的心思和诡秘。他浸淫于此，但与之隔开双黄线，毫不油

滑。他虐恋词语,但始终在事外,在观察者的方位。小白的文章感性,他奇怪的对西方的旧日情人般敏感,朝历史的深井窥探,努力还原旧时风貌,弹拨那些作怪万千之处。有别于小说的是,他的说法有来处,有图为证。他做不成西门庆,是他总被周围的旖旎和褶皱吸引,从挨打的屁股想到镜子想到小房间想到委拉斯盖兹、提香那些大人物。他的感性与理性均衡。他还思考的是:

“色情是廉耻观念的产物,廉耻是色情的边界,是色情的背景,也是色情的尺度,色情本身无法定义自己,是贞节观与廉耻感定义了色情。不仅如此,廉耻总会成为色情的强化反应添加剂,色情的强度总和廉耻感的强度相关联。色情是黏糊糊的,没有渗透性,廉耻感像注射器的针尖,刺破、引导、深入,色情因而能够深入肌理。”
(《镜子里面有妖精》)

我就此打住。这个人应被观赏,不是被分析。读他的文章中我们的来处。跟祖先一样,我们都要死的,我们都要不见了,开花是美丽的欲望。人是一种生长在短短无霜期的植物,努力开花吧。

陈村 二〇〇八年七月

目 录

- 1 序一 风月之余说小白(陆谷孙)
- 3 序二 异数小白(陈村)

- 1 镜子里面有妖精
- 21 爱你就打你屁股
- 42 吊起身子提起腿
- 62 小房子里好藏娇
- 86 黄段子和小册子
- 111 好色的哈姆雷特
- 126 驴子·妓院·热梅娜
- 149 男爵夫人的画刷
- 195 脱掉大衣的吉吉
- 211 画春宫的女人们
- 224 巴黎春梦三十页
- 234 让我穿上你的衣
- 271 肉到用时方恨少

镜子里面有妖精

跛足道人送给贾瑞一面镜子，贾瑞看时，只见镜子里面凤姐招手，心中一喜，便飘身入镜与凤姐云雨一番，出了一身汗，遗了一摊精。心中到底不足，如是又看了几趟，末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众人上来看看，已没了气。这镜子里面正如傻大姐所说：“敢是两个妖精打架？”在有了 cybersex 和色情网站的今日，这也不算什么希罕物件，若要小，诺基亚有一款新型号的 PDA 可用。在古代，这件事儿比较科幻，有点难办。古代的色情男女想到了镜子，可镜子里面真的会有妖精？

根据 Joshua Trachtenberg 的《犹太巫术与迷信》(*Jewish Magic and Superstition*) 一书记载，古代闪米特人相信镜子可以唤起情欲，只要将心上人的名字写在镜子背后，然后在交媾的狗面前举起镜子，就可以摄取情欲的形象和魔力，只要让你的心上人看看镜子，她就会兴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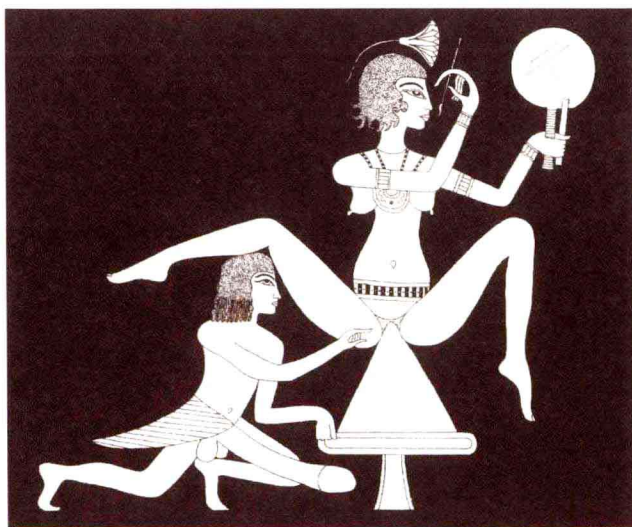
镜子可以照出自我的形象，自我意识与灵魂有关，按照这个有点魔幻的逻辑，古代人相信镜子就是照妖镜。尤其可能因为古代人的工艺手段不足，镜子打磨抛光得比较粗糙，照出来的形象未免会有一点模糊变形，鬼影幢幢。

镜子会唤醒、激发、无限地放大、最后榨干你身上的欲望，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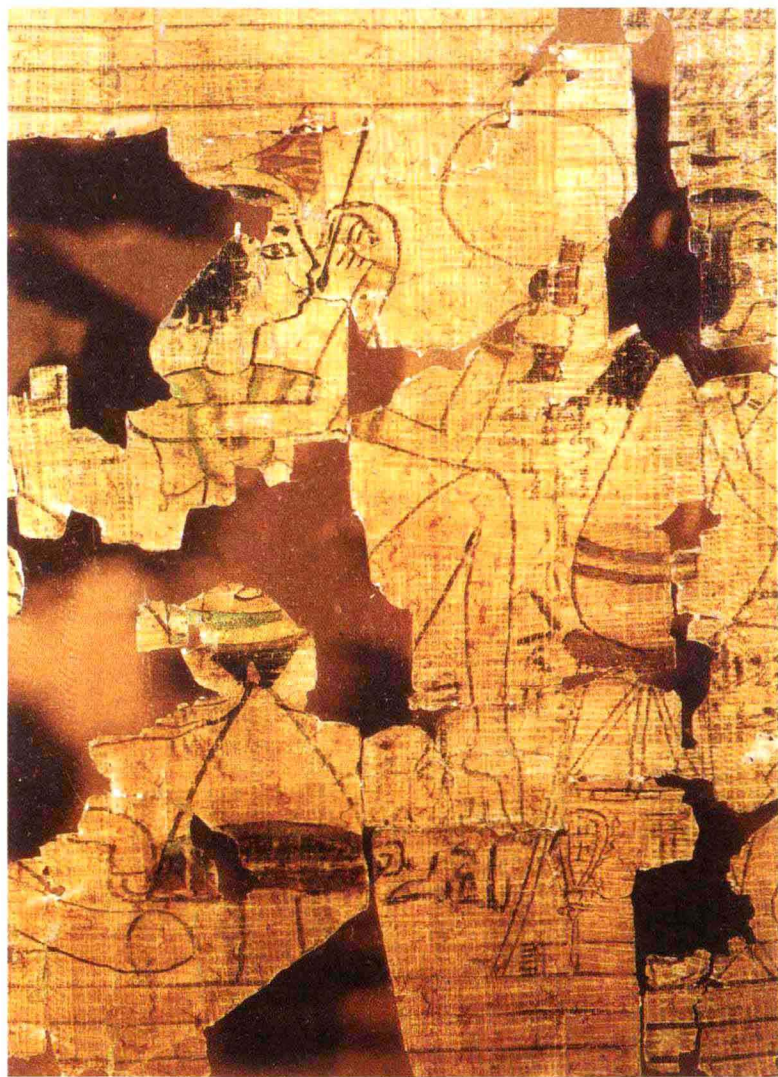
望总归有点妖里妖气，人们相信镜子会逼出你身上的这股妖气。

—

迄今发现的古代视觉艺术形象中，最早把镜子与情欲联系在一起的，是古埃及的纸莎草手卷。与人们的一般想象不同，除了庄严堂皇的神殿艺术之外——那种视觉作品涉及凡人的情欲时往往采用暗示（比如用射箭暗示交媾），古埃及也有直接表现性交场面的绘画。都灵古埃及博物馆藏，人称“色情纸草卷”的绘画作品虽然是现存仅有的一件，然而它丰富、细腻、生动，足以证明古埃及人也不是那么冬烘。



纸莎草图案。女主角座下锥形物体可能是“perfume cone”，用混合动物油脂调制植物香精而成，当其遇热溶解即散发香味



都灵纸莎草手卷局部

在手卷中央向右的第二幅画面，画着一个裸体女人两腿分开坐在锥形柱座上，圆锥的尖端直直插入她的下体，身边地下坐着一个男子，挺着普里阿普斯（Priapus）式的粗大阳具，他的手正伸向女人的腿间。而这女人的手中，举着一面镜子。正用一支长长的笔，极富暗示性地画着她的嘴唇。

都灵纸草卷描绘的不是神祇生殖崇拜，而是拉美西斯王朝时期（Ramesside period）的凡俗生活场景。这幅画卷的风格同另一件被称为“讽刺纸草卷”（不列颠博物馆）的古物很相似，两卷画面中同样有很多的动物。在讽刺纸草卷中，动物被用来戏仿常见于古埃及墓室壁画中的上层社会生活，比如狮子被画成一具木乃伊。这种戏仿一向是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地位低下者的取乐手法。色情纸草卷中的女子，身体线条优美、饰带华丽、发型雅致，显然是个



近代法国色情小说插图



古希腊陶土浮雕图案

上层社会女子。而用各种各样姿势与之交欢的男人，看上去年岁很老，衣着寒酸，相貌神情即便不能说是猥琐，起码也得说是鄙陋，浑身上下唯一可以拿出来见人的就是那件神话般的大阳具。假如愿意大胆假设，画卷描绘的很可能是一个情欲高昂的上层阶级女子同粗俗仆人肆意交欢的场面。说起来也不算新鲜，从古以来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讽刺一向与色情想象分不开，媒介可以进步，观念依然如故，因特网上质量高、回味多的黄段子，主角泰半是大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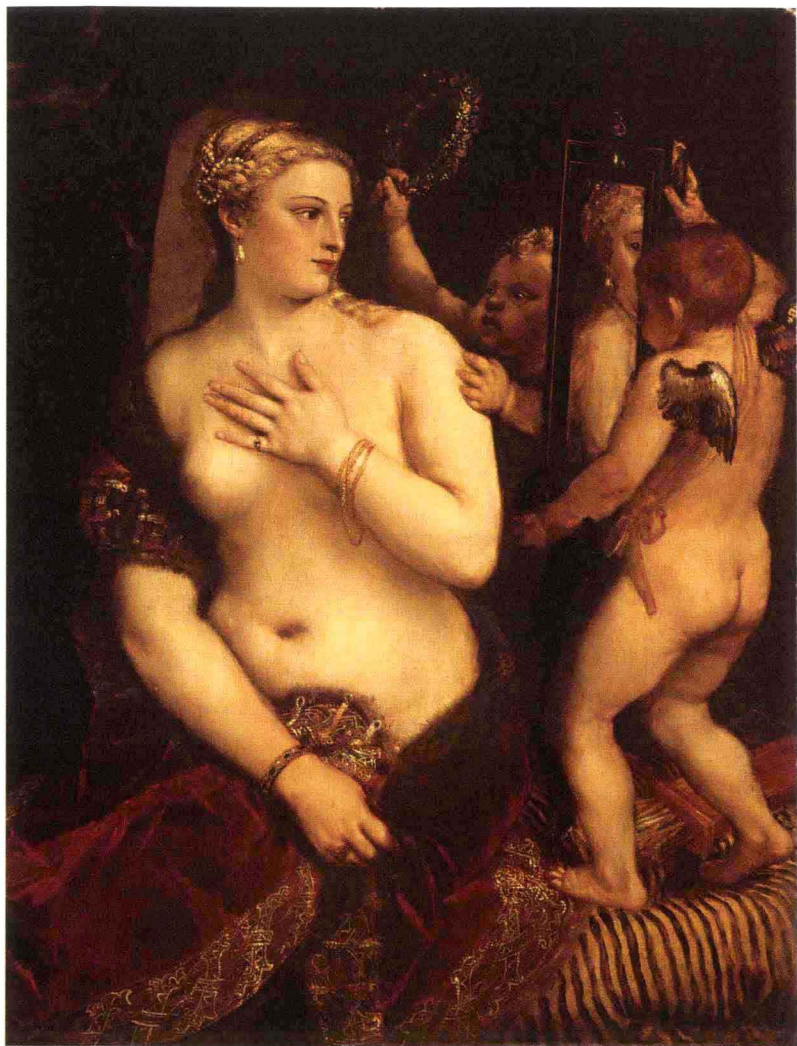
让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画面中的那面镜子，这个贵族女子在镜

子中看到了什么？以致情欲勃发，任由粗仆的手伸向她的腿间？它与跛足道人的风月宝鉴竟是用同一块矿石铸炼而成？曹雪芹是刻毒的，一板子拍了贾瑞，顺手捎带淫了一回凤姐。这卷纸草画的作者也是刻毒得很，极言此姝之淫，竟敢直视情欲的魔镜，看了这面镜子，她的魂灵就到九霄云外去了。

二

罗马人几乎是古代世界里绝无仅有的一个种族。他们由肉身的强健达至精神的强健，用沉迷于肉欲满足的方式抵御命运阴云的笼罩。醉酒妇人给了他们蔑视不可知事物的勇气，或者说，帮助他们忘记：狂欢时刻的迷离醉眼中，人生阴暗的未来只是遥远的不相干的背景。所以罗马人在镜子里看不到灵魂，感受不到镜子的魔力。他们中品味高洁之士，即为尤瑟娜尔（Marguerite Yourcenar）笔下的阿德里安皇帝（Hadrianus）之类，睿智而安详，有节制地享乐，静静地等待大限降临。而其最下者，正如小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笔下的罗马豪富贺斯丢斯·夸德拉（Hostius Quadra），塞内加在他的《自然的研究》一书中记载了贺斯丢斯的淫乱生活（*Naturales quaestiones* 第一卷第十六章）。

镜子只是贺斯丢斯的淫乱工具。根据塞内加的记载，他不仅跟女人交媾，也同男人行淫，在他那间行欢作乐的内室中，贺斯丢斯摆放了很多特制的凹面镜，可以让“一根手指比手臂还长、还粗、还大”（wherein one finger exceeded the arm in measure, length, and thickness）。塞内加说，从而，当他从背后承受他的种马时，他就



提香《维纳斯与镜子》